

跟着古诗词
游义乌

一曲溪流彻底清

从诸暨宣何街入境,沿杭州至南昌的古驿道一路南行,有一条溪涧与之形影相随,此溪即为善溪。明崇祯年间义乌知县熊人霖在诗句“丹梯傍洞弯”中提到的“洞”,指的便是善溪。善关地处善坑岭最高处,善溪一路向北流向诸暨宣何街,一路向南流向义乌的芦柴、义门街、植林一带。

善溪由善坑岭附近的各山涧汇聚而成。待善溪流至芦柴附近时,与源于仰天岗、宦塘村域的十都溪(今朝塘溪)汇合;十都溪向南流至朝塘村附近的太平桥处,再与源于猪头山、从大畈流出的九都溪汇合,汇合后的溪流被称为云溪(今鹤溪)。

溪流是孕育生命的血脉,清澈的水流蜿蜒于山野之间,滋养着两岸的草木与生灵。在云溪沿岸,先民们伴溪而居,取水而饮,浣衣濯足。因此,溪流不仅带来生机,也承载着村落的故事,孩童在云溪的浅滩处嬉戏,青年人在溪水中抓鱼,老者在岸边闲话,水光潋滟处,总有一幅水美人欢的鲜活画卷在悄然铺展。明朝中叶,邑人骆满(投四川布政司嘉定州州判)写有《活水潺湲》一诗,写出了云溪之水的清澈、灵动与生命力:“一曲溪流彻底清,鱼肥堪钓亦堪烹。沧浪歌罢多佳趣,濯足终须让濯缨。”

云溪流至植林段,呈典型的“S”形流向。自义门街向西流经伏龙山(植林村村民称之为后山)的山脚,再折向南侧的象鼻山北缘,然后向西流经村前,又向北转南,至钱宅有八都溪汇入后,继续往西南流至宅宅,与深溪合流后流入龙溪(今大陈江),构成了天然的太极地貌。而被群山环抱着的植林村落则变成了其中的一个小盆地,正处于“阳极”上。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因云溪改道,加上近年来伏龙山和象鼻山被挖,此地貌才被改变。

驿路欢声共悠扬,鱼跃清波草木香。汨汨云溪水,就像一位老者低声讲述着古老的故事。据说,此地历史上常遭洪水肆虐,古人认为有蛟龙作祟,由此将上游称为云溪,取云上之溪的意思,而将下游称作龙溪,溪上现有“龙潭”。

云溪之源从善坑岭而来,从会稽山余脉而来,犹如在大中奔涌的血脉,滋润着沿途村民的心田,见证着沿途市镇村落的久远历史和沧桑巨变。由善溪、九都溪、十都溪汇合而来的这一脉清泉,直至流经植林段,始终与古驿道相伴相随,水声潺潺,马蹄悠悠,水陆携手,共赴远方。

驿路通达万商集

明代的驿站不只为传递朝廷公文和信息而存在,还兼有商品贸易的功能。“驰驿之人,非尊官大人,则奉上命强有力者。”一些手中握有特权者,会利用驿递系统进行贸易,由此也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周边经济的发展。

从杭州至南昌的古驿道一侧的芦柴村,古时曾是一个较为繁忙的“集市”。据《崇祯义乌县志》记载:“芦柴市,去县四十五里,在九都。”在古汉语中,“柴”与“寨”“砦”存在通假关系,“芦砦”“芦寨”即今“芦柴”。芦柴村距善坑不远,现属同一个行政村,地处旧驿路的斜对面。“芦柴市”在《康熙义乌县志》中有记载,但在《嘉庆义乌县志》的记载中已“废”,说明此地的集市后因人气消退而没落了。

古时在芦柴桥头生长着一排参天大树,为往来的行人撑起了一片苍翠华盖。另在树干上还挂有草鞋、蜡烛等,可供在此歇脚的行人自取济急。村旁沿驿道开着一排整齐的门店,在善溪边置有凉亭、排凳等。每逢农历三、六、九植林集市,前往赶集的和要过善坑岭的人们在芦柴桥头交汇休憩,他们三五成群,落座于凉亭、排凳处,饮茶听雨,高谈阔论。如果遇上农历五月十三植林举办庙会,过往的商旅更是摩肩接踵。倦客如需住宿,人数不多可就地安排,需求量小时就得再走五六里路,赶往开有较多旅店的义门街。

义门街现为朝塘村的一个自然村,古

时因有驿道穿街而过,可谓赚足了人气。据《嘉庆义乌县志》记载:“义门街,县北四十五里。”

义门街以骆姓为主。但因义门街地处古驿道边,汇聚了五湖四海的客商,故向来杂姓繁多。在这些行商坐贾中,有些待生意做得顺手了,积攒了钱财,便在此地置了田产,盖起了瓦房,定居下来。先是租赁铺面,继而购地造屋,渐渐与本地人通婚结亲,生儿育女,这些生意人也就成了本村人。日子久了,又不断有客商聚居下来,如此这般,村中的姓氏便愈发杂了。

在如今的义门街沿街店面,还留下一座立于清咸丰甲寅(1854年)冬月的门楼,青石垒成的基座,虽不似那些雕梁画栋的气派,倒也有几分威势。门楣上写有“吕成公祠”的匾额,只是受经年累月的风吹雨打,这座公祠只剩下沿街而立的门楼了。

义门街自古繁华,沿街店铺鳞次栉比,各式各样的商品琳琅满目,酒旗茶幌在风中猎猎作响,街市上行入川流不息。因在义门街不远的植林有个“牛市”,多时有数百头牛上市交易,由此也带动了义门街的客流。一些至植林赶集的商贩,头一天晚上便落脚于义门街,故每晚在义门街也有上百头牛寄住。

牛市的兴旺带动了义门街茶店生意的红火,一些茶馆、茶棚和茶摊等处总是门庭若市。每日清晨,茶桌旁挤满了人,有穿长衫的揹客,也有短褂打扮的庄稼汉。他们围坐在茶店内,高谈阔论,时而拍案叫价,时而低声私语。待买卖双方敲定了价格,一桩桩交易便在这茶香与唾沫星子中成交了。

据义门街的村民介绍,古驿道后来改造成了一条中间为青石板、两侧用鹅卵石铺就的“黄包车路”,街道内的这种青石板路一直保存到了2000年后。也就在十多年前,村里埋设自来水管网时,原来的青石板、鹅卵石路面才被彻底挖掉。

旧驿路沿着云溪再向南行走近二里,便来到了植林。植林是龙祈乡八都、九都、十都的交汇点,是金、衢、丽、温等地区居民通往杭州的必经之路,过往的商旅常在此歇息,装载着货物的宁波“盐担”也经常路过此地,周边的善坑岭、朱岭、后西岭、白峰岭则是通往诸暨的四条便捷通道。

据植林的老人介绍,古时有“驿站”设在植林附近,驿站备有马匹和“过山笼”(一种适合狭窄山路行进的简易轿子)等。显然,此“驿站”肯定不是“龙祈驿”,从至县城的距离分析,植林距“县北四十里”,显然与距“县北五十五里”的龙祈驿不符。

植林是义北、诸南的山货集散地,植林的集市不但设立时间早,已有500多年历史,而且相当兴旺。据《崇祯义乌县志》记载:“植林市,县四十里,时都。”遥望当年,漫步植林街头,商市繁华,大小店铺店号林立,行人熙熙攘攘;火腿坊、酒坊、南北杂货、客棧、中药房、染坊、马行等一应俱全;茶馆、饭馆、糕饼店、小吃店等遍布街面,植林的民俗风物从当年繁荣的老街可窥一斑。

植林逢农历三、六、九为集市贸易日。每逢墟期,八都、九都、十都及诸暨南部的山民们,在天未亮时就拉来了杉木毛竹或竹木制品,有的则挑着竹笋茶叶、谷米豆麦、豆腐皮、山珍野味等,还有的赶着牛、羊,拉着独轮车运上猪崽。四面八方的客流汇聚于此,市声如潮。集市上卖什么的都有,现场交易活跃,其中行销较广的当数茶叶与竹制品等。

奉行忠孝继世长

云溪流经植林,因受南岸小山所阻在原地踟躇了片刻,由此形成了一汪浅浅的洄水湾,然后折向西行,成就了植林的这片小盆地。作为义北的重镇,植林商贸繁荣、经济发达,是旧驿路上的一处重要的墟市,与善坑岭附近龙祈驿的繁华遥相呼应。

植林骆氏是骆宾王梅林后裔。据明代谱牒记载,骆宾王随徐敬业起兵讨武失败后,遭杀身之祸,株连家族。骆宾王第二



廊桥飞架云溪南北



义门街老街店铺



古驿道旁“众安亭”

子骆锡逃至龙祈乡九都泗洲桥隐居。古时,在龙祈乡九都建有“唐杰流风坊”。据《康熙义乌县志》记载:“唐杰流风坊,建九都。表初唐文杰骆武功侯王也。五都、六都、九都皆有裔。熊人霖诗:武功高去天三百,骆子才登第一峰。草檄能扶唐社稷,祠君可但作诗宗。”

至宋孝宗乾道元年(1165年),骆宾王长子骆铨的后裔,骆宾王第十五世孙骆文起择云溪之滨、伏龙山之脚,依山傍水建宅,并引用了南朝宋文帝时期大臣张敷尽孝成疾而卒的忠孝故事,取张敷小名“植”和骆氏原籍梅林之“林”,将居住地取名为“植林”。

百善孝为先。骆文起将居住地取名为“植林”,一是传达了张敷的“孝”,意在教育子孙如南史所记载的孝子张敷那样恪守孝道;二是以“林”为源,不忘梅林祖先,故亦为“孝”也。

“植林”之孝义,孝德深植于后裔子孙中。植林村内有一座昌忠祠,早期建于明万历丁丑年(1577年),后毁于兵燹,又几经改扩建,现祠为近年重修。在昌忠祠大厅内悬有历经400多年的“昌忠祠”匾匾,匾之楹联写有“赐进士第义乌邑侯(对知县的尊称)李初荣书”,落款为“植林骆氏宗祠,万历甲寅(1614年)”。昌忠祠,即“彰忠”,“昌”取彰明、光大之义。知县李初荣在题写此匾时,将宗祠的“祠”写作“词”。“词”为颂扬之语,强调的是对文辞的颂扬,突出文学贡献而非实体建筑。“昌忠祠”,即通过文辞公开颂扬其忠义。

据村民介绍,昌忠祠是一座纪念骆宾王的宗祠,且不以姓氏命名。由此,此祠也成为骆宾王正气凛然、忠肝义胆精神的传承地。

植林在每年农历五月十三要举办关帝庙会,此乃源自对关公的崇敬。关公忠义千秋,威震华夏,被后世尊为“武圣”。植林在清朝中叶建有关帝庙,如今关帝庙为上世纪末重建。而在民间信仰中,农历五月十三被视为关公的诞辰,故植林在每年的这一天组织庙会。

关帝庙会是集祭祀、文娱、商贸于一体的传统民俗活动。在庙会举办期间,各路商贾云集,红男绿女汇聚,香客也蜂拥而来。十里八乡百姓成群结队来赴庙会,最大的愿望是能看上一台精彩的文艺演出。据称,最多时庙会上有9个戏班同期登台演出,还有多个罗汉班各献技艺,堪称一年中最为热闹的人文景观。

但随着时间推移,庙会逐渐演变成了物资交流会,商品交易更为活跃。凭借优越的地理位置、便捷的陆路交通和繁华的集市贸易,植林一度成为商贸辐辏、百业兴旺的商业重镇。

在云溪东岸的古驿道边坐落着一座由清光绪皇帝旨建造的“钦褒节孝”碑亭。此碑亭建于清光绪丙申年(1896年),高4米有余,三段式金刚座台基,单檐歇山顶,亭子四面均设月梁,梁上雕饰仰莲瓣纹,亭之所有构件均为红砂石打制而成。亭内原立有一通两米多高的石碑,碑上刻有圣旨“钦褒节孝”四个大字,并详细记述了“建亭以志节”的缘由及朱氏的事迹,现碑已毁。

“钦褒节孝”碑亭为旌表浦江朱氏而建。该碑亭现为市级文保单位,周身环绕于一片茂密的篁竹中,风过疏竹簌簌作响,似在絮絮低语着过往的故事。

古驿新街绕清渠

一条古驿道,就像一条黄金线,串起了善坑、芦柴、义门街、植林等沿途市镇村落的繁华。这云溪,又如一条绵延的脉络,沿着古驿道奔流不息,形影相随。已故浙江大学历史学教授金普森对儿时走过的这段旧驿路刻骨铭心,在生前曾专门撰文回忆了这段经历。

金普森的老家在外西坞村,出村走上200米的乡间小道,即步入经千年风雨洗礼的古驿道。途经芦柴、西岸凉亭、义门街,走过又高又长的木桥,就到了植林。他在文中这样写道:“芦柴有一条用鹅卵石铺设的廊道,廊道西边是善溪,廊道东边开有几家商店,印象最深的一家是怡升堂中药铺。在芦柴到义门街的古道间,有一个‘众安亭’(俗称西岸凉亭)可供路人歇脚。‘众安亭’三字是我爷爷写的。从凉亭开始,走上不到千米就到了义门街。义门街长200米,南北走向。街道东边是九都溪与十都溪,两溪溪水会合后称云溪,西边是农户、商家,睦邻而居。沿古驿道开了几十家商店,印象最深的是一家打铁铺,每次路过义门街时,就能听到打铁声和云溪的水流声。”

虽历经千年,从众安亭到太平桥路段,如今依然保存有完好的古驿道路基,但原用来铺设路面的青石板与鹅卵石已消失殆尽。加上长期少有人走,古驿道已变成了黄泥路,淹没于半米多高的荒草中,唯有伴其左右的溪流依旧。正如孟子所说“山径之蹊间,介然用之而成路;为间不用,则茅塞之矣”。

众安亭,如今依然盘踞在古驿道上,部分墙体出现了裂痕,已让人体会不到“众安”了,而藤蔓却死皮赖脸地攀附于它生长着。亭内挤满了各种农具和杂物,似乎变成了时光的“仓库”。田野的风吹拂着悬在凉亭横梁上的薄膜碎片,猎猎作响,仿佛在重复着“商旅曾在此歇脚”的老故事。时光不语,却把答案刻在了凉亭灰白老墙上,那涂满字迹的墙体,仿佛让记忆有了容身之处。

云溪之水潺湲,却也未曾停歇。在溪流西岸的义门街,依然保留着部分清末民初的砖木结构商铺。从斑驳的木排门,以及狭窄的街巷格局中,依稀能感受到旧时市井的气息。几幢体量庞大的徽派建筑沿街而立,错落层叠的马头墙在夕阳中勾勒出锯齿般的剪影,更有那精美的梁枋斗拱,似正俯瞰着一辆辆共享单车沿街掠过。

这临溪延伸的古驿道,不仅见证了历史的变迁,也承载着过往繁华的记忆。当行人行至植林村边,就可以看见有座古廊桥横跨在云溪之上,桥匾上写着“云溪廊桥”四字。该廊桥长达44米,宽3米,青石板桥面,樟木栏杆,青灰琉璃瓦屋面。走上廊桥扶栏相望,但见水清岸绿,天光云影,偶有鱼影掠过。如今,这里成了村民们最喜欢的休闲场所。从写在廊桥柱子上的联句中,人们可以读到往昔旧商号的市声与年轮,以及那些被溪水反复淘洗却愈见精神的忠孝与节烈。

对于当年的盛景,明朝中叶邑人骆满曾在《植林纪胜》一诗中留下这样的印记:“我家植林中,一览景无穷。灵秀本天巧,开筵自鸿蒙。奇峰峙南北,活水汇西东。乔木接阴霓,修竹招清风。看花乘逸兴,采药寻仙踪。樵唱依深谷,渔歌卧短篷。黄鹂啼翠柳,白鹭巢苍松。比景将谁拟,钟山胜颇同。”

虽然,昔日的胜景已经远去,但那沉淀于古驿道上的一道车辙中,仿佛还回荡着往昔哒哒的马蹄声;倾听沿古驿道日夜奔流的云溪流水声,仿佛有诉说不完的商旅往来故事。褪色的路碑不再是匆匆的行程,而是放慢脚步,为的是感受那份穿越时空的安宁与诗意。

全媒体记者 龚献明 文/图



今日云溪岸绿水碧